

乡村医生傅卫明：银针在绵绵群山中闪耀

金华传媒记者 许健楠/文 陈斌/摄

与丽水、衢州交界的婺城区塔石乡，群山环抱，距离金华市区 60 多公里。这里有一位名叫傅卫明的乡村医生，在大山里一待就是 34 年。作为塔石乡卫生院党支部书记、院长，54 岁的他带领塔石乡卫生院的 23 名医务人员，守护着全乡 22 个行政村 1.4 万人的健康。

一根祛除病痛的银针

傅卫明是塔石乡岱上村人，1991 年从金华卫校毕业后回到家乡，在塔石乡卫生院从医。“明呐，来啦。”当地人见面都亲切地叫他卫明、明，把他当自家人，很少有人叫他傅医生、傅院长。他用一根银针，让耳聋耳鸣患者重新听见声音；用一只听筒，听到了当地百姓的心声。

心里装着百姓的病痛，两脚才不畏山高路远。数十载如一日，傅卫明像一棵大树扎根大山深处。9 月 11 日，塔石乡卫生院内人头攒动，除了当地百姓，还有从金华周边乃至全国各地赶来的患者，大家都是冲着傅卫明来的。天蒙蒙亮，有的患者就早早来到卫生院门口等候了。墙上，挂满了患者送给他的锦旗。

“原先有耳鸣的问题，以为要聋了，来这里扎了几次针，好多了，花了 1.8 万元的助听器都摘掉了。”60 岁的武义患者王国忠说。这天清晨，62 岁的义乌患者胡娟从汤溪镇出发，赶上了当天第一班开往塔石的公交车。

为了尽可能满足患者需求，傅卫明几乎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，对待患者，能多接待一个是一个。采访中，傅卫明一直忙个不停，他手拿银针，面带微笑，神情专注，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。现在，他和他的团队每天都从早上 6 点半开诊，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吃上午饭。从周一到周五，他每天要接诊五六十位患者。

“我是乡村医生，要把患者尽可能服务好，减轻他们的病痛，让他们少跑路，也让他们的子女少担心。”傅卫明话语朴素，是个实在人。

1971 年，傅卫明生于一个中医世家，几代人都是中医，外公、父亲都曾在塔石乡卫生院当医生。傅卫明凭借祖传的针灸医术为乡民祛除病痛。“外公竺贯一对我的影响很大，他以前是一家中医馆的坐堂医生，抗战爆发，他参军入伍，战争结束后回乡，就在塔石乡卫生院当医生。我小的时候，他给人看病时，我坐在一旁听，外公还带我上山采草药，告诉我哪种草药能治什么病，采回来以后怎么加工、炮制。”

有一次，傅卫明问外公：“你是抗战老兵，为什么还回山里？”“我当过医生，山里人需要我。”多年以后，傅卫明接过接力棒，也成为一名乡村医生。只要村民有需要，无论白天黑夜，他随叫随到。乡里好几个孕妇临盆，都是他接生的。

“家里几口人啊？”“子女在哪念书？”“最近去哪里玩了？”扎针的时候，傅卫明总是笑眯眯地跟患者拉家常。“一方面，拉家常可以缓解针灸时患者的紧张情绪；另一方面，患者得了病心情不好，如果医生也愁眉苦脸的，怎么能治好病呢？”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，他都一视同仁，患者连连点赞，“很有亲和力”“服务态度没得说”“耐心，暖心”。

一场无心插柳的出圈



一位扎根大山的乡村医生，为何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患者前来求医？这得从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的一篇文章说起。

2024 年 9 月 13 日，《生命时报》刊发题为《让声音重新传到耳朵里》的文章，陈培德在文中讲述了自己身在塔石乡的治病故事。

年轻时，陈培德曾被分配到汤溪中学教了 5 年书，后在金华工作多年，对金华这片土地有感情。退休后，他连续多年到塔石乡避暑。去年 7 月，陈培德又来塔石乡，还找了傅卫明针灸治疗膝盖痛。针灸中，傅卫明发现，和陈培德交流时经常得不到回应，就问：“您的听力是否有问题？”陈培德说，十几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两耳突然长时间耳鸣，之后听力越来越

差。“现在左耳几乎听不到声音，主要靠右耳。省耳科专家已‘宣判’无治，建议我配助听器。”傅卫明笑笑说：“针灸试试看吧。”陈培德将信将疑，心想：“专家都治不了，你一个乡村医生行吗？”傅卫明看出他的疑虑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试试看，反正有益无害。”

于是，傅卫明在陈培德两耳后各扎了三针。没想到，当天晚上，他右耳接收到的声音越来越清晰。“我一阵惊喜，我太太也觉得奇怪，同行的朋友也都发现我的听力好起来了。”第二天，陈培德赶忙到卫生院将好消息告诉傅卫明。

陈培德隔天扎一次针，前后扎了 9 次，右耳听力越来越好，左耳也开始听到微弱的声音了。他

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初心

间长的跟了有 20 年。他常常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心得，一起复盘实践案例。

年轻医生担心在患者身上扎针扎不准。“来来来，你们往我身上扎，大胆扎，扎歪了不要紧，我正好告诉你们怎么做才能扎得准。从小，我外公就让我扎他身上。”傅卫明说。传承，从点滴做起，五六年下来，倪承超已经数不清在傅卫明身上扎了多少针，一针一针扎下去，胆量和手感就这么练出来了。

扎根大山 30 余载，傅卫明一直默默奉献，除了“浙江好人”之外，他没有太多响当当的荣誉。上级领导来慰问，询问他有什么要求。他总说：“我个人没什么要求，希望能给卫生院多添点医疗设备，改善医疗条件。”最近，随着病人越来越多，他琢磨着扩建卫生院一楼的中医诊室，为患者提供更宽敞的就医环境。

“治好一个人，就救了一家人，我最看重的，就是多治好一个人。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，作为医生，自己吹牛不算数，患者的反馈才是最真实的。”对傅卫明来说，患者一句“明，我好起来了”就是最高的褒奖。

多年来，傅卫明一心扑在如何解决山区群众就近看病、看得起病、看得好病的问题上。有时有些患者看病后无钱拿药，他还时常掏钱垫上，患者治愈后，为感谢给他送红包，他一律不收，耐心地说服病人钱要用在治病上。

9 月 11 日下午 4 点半左右，看完五六十个病人，傅卫明早早吃了晚饭，背上十几公斤重的红色药箱，带着助手前往文岩行政村杨婆岭自然村。村子依山而建，出诊的他更像驴友，爬坡过坎。遇到村民，大家都会跟他热情打招呼：“明呐，来啦。”每周，他都要下村，哪怕山高路险，出诊这件事雷

定制了一面锦旗送给傅卫明，旗面写着“您用神针让声音重新回到我的耳朵里”。他感叹，高手在民间。

采访当天，记者在当地一家民宿见到了陈培德，今年 7 月，他六上塔石，一待就是近两个月，除了避暑，就是找傅卫明治病。

“一开始，我只是将此事写成《让声音重新传到耳朵里》一文，做了一个美篇，没想到被《生命时报》选登。”文章一见报，一时间，傅卫明声名远播，北京、上海、内蒙古、四川、江苏、福建等省市及省内的耳疾患者纷纷慕名而来，许多同行也专程来学习取经。

74 岁的北京人刘剑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是一名退伍老兵，曾在部队当过炮兵，“耳鸣的老毛病有一定改善，我打算继续扎针。”刘剑跟陈培德住在同一家民宿，民宿里还有其他几位老人，都是冲着傅卫明来治疗耳疾的。

纷至沓来的患者甚至带动了塔石乡的民宿生意和旅游消费。记者在枫溪驿栈、怡然居等民宿了解到，暑假期间，房间几乎天天爆满，有三四成客户是来找傅卫明治病的。

“没有包治百病的医生，特别是耳聋、耳鸣，这是世界难题。很多老年患者只能戴助听器。”陈培德说，而傅卫明让患者有了新的希望，针灸疗法值得一试。



打不动。

“子女回来过没？”“晚饭可以吃得早一些，别吃得太饱。”在一栋老宅，傅卫明跟 85 岁的华春奶拉起家常。后者说：“明对我很好，经常抽空来看我，我老伴走了，子女出门在外，身体上的问题全靠他。”见到 79 岁的傅开月在家拾掇刚挖的番薯，傅卫明赶忙提醒：“上个月骨折刚做完手术，3 个月内千万别多动。”傅开月不好意思地笑笑，转头对记者说：“明的话要听，大家把他当自家孩子，比自己的子女来得都勤。”

天已微黑，傅卫明沿着山路走向下一户人家。

34 年来，傅卫明常态化走村入户，年均出诊超百次，足迹遍布当地 22 个行政村。陡峭的山路上，暴雨的深夜里，孤寡老人的床前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。择一事终一生，这么多年，他专注于扎根山区治病救人这一件事。上级几次要调他进城，傅卫明都婉拒了：“我对家乡有感情，乡里的患者离不开我，团队也离不开我，我愿意在塔石乡卫生院干到底。”

工作时，傅卫明的胸前总是戴着一枚党员徽章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他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初心。背着药箱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在农家灯火的映照下，党员徽章格外闪亮。

记者手记

他用什么守护一方康宁

□许健楠

在塔石乡绵延的群山之间，乡村医生傅卫明和他的团队是 1.4 万塔石老百姓的健康守护者，这位扎根大山 34 年的医者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让“医者仁心”4 个字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成为村民触手可及的温暖。

傅卫明的事迹，正是无数基层医疗工作者的缩影。他们身兼数职，既是全科医生，又是急诊大夫；既要应对常见病多发病，又要随时准备处理各类医疗紧急情况。他们如同遍布乡村的毛细血管，构筑起金华基层医疗的第一道防线。

在傅卫明身上，我看到三点特质：

一是人民情怀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他一切为了人民，积极回应群众需求和关切。扎根大山一千就是 34 年，那枚始终佩戴的党员徽章是理解傅卫明精神内核的关键密码。他放弃更好的个人发展机会，坚持“患者离不开我”的朴素信念；他背着药箱走遍 22 个行政村，在暴雨深夜为孤寡老人出诊；他拒绝患者红包却自掏腰包垫药费……这些细节勾勒出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鲜活形象。

二是医德高尚。时下，看病难、看病贵等问题常常被人们诟病。采访中，患者们夸得最多的，不仅是他精湛的医术，还有高尚的医德。他为人热情，有求必应，给患者看病顾不上吃饭，出诊常常忙到天黑。傅卫明的独特之处在于，他将祖传针灸技艺与现代医疗需求创造性结合。面对耳聋耳鸣这一难题，他通过持续钻研摸索出的独特疗法，让不少患者重获希望。傅卫明用十几元一次的针灸证明，医疗的本质从来不是设备有多先进，药有多贵，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智慧，一种处处为患者着想的理念。

三是甘于奉献。傅卫明问诊时，对村民嘘寒问暖，既是一种专业的医疗服务，更是一种默默的精神陪伴。在傅卫明的诊室里，我们看到了医患关系最动人的模样。他总能精准捕捉患者情绪——扎针时用拉家常缓解紧张，面对疑虑报以宽容的微笑，甚至让助手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。这种将“治病”与“治心”相结合的方式，构建起超越单纯医疗服务的信任纽带。当村民们自然而然喊出“卫明”而非“傅院长”时，一下子拉近了彼此关系，这声呼唤比任何锦旗都更能体现医患关系的本质。

这位乡村医生的实践提醒我们：医疗的温度在于医生的温度。这种扎根泥土的坚守，或许正是乡村振兴中最珍贵的“健康密码”。

乡村医生不计个人得失、甘愿扎根山区的精神难能可贵，这样的坚守与奉献需要更坚实的后盾。如何让乡村医生留得住、干得好，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。让医者仁心的精神在乡村代代传承，让乡村医生拥有更多的职业荣誉感，基层群众的健康才能有更多保障。

